

励耘文库

启

Qi Gong Juan

赵仁珪/编选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励耘文库

C53/165

2012

启

Qi Gong Juan

赵仁珪/编选

功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2672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启功卷/赵仁珪编选. —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

(励耘文库)

ISBN 978-7-303-14095-4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8474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40 mm
印 张: 19.5
字 数: 339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于 乐 责任编辑: 赵月华 于 乐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健

副主编:李国英 李春青 李怡(常务)

编委会成员(姓氏笔画为序)

刁宴斌 于天池 王 宁 王富仁 朱金顺

刘 勇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赵仁珪

赵月华 张 健 陈 惇 聂石樵 郭预衡

童庆炳 谢纪锋 董晓萍 谭得伶

总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地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1908年5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月，从京师大学堂母体诞生了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楚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功勋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世，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多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

的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和抗日的烽火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的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全面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领悟我们的使命，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序

启功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辅仁大学有悠久的渊源。启先生只有中学肄业的学历，肄业后并没有正式工作。1933年启先生21岁时经曾祖父的门生、著名学者傅增湘的介绍，得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并介绍他到辅仁附中教一年级国文。但一年多后，即被辅仁大学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以学历不够为由而解职。但同样没有“洋学历”的陈校长却认定启先生是可造之才，又把他安排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作助教。但不幸的是分管美术系的仍是那位院长，于是一年多后启先生又因同样的理由被辞退。到1938年，正当启先生衣食无着时，陈校长再次找到启先生，安排他和自己一起教辅仁大学的大一国文。这次有陈校长的亲自庇护，再也无人能以学历为借口为难他了。从此启先生一直在辅仁大学任教，1952年院校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启先生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直至2005年逝世，如果从到辅仁附中算起，共计70余年。而陈老校长三聘启先生的经历，更谱写了当代伯乐的佳话。可以说没有陈老校长当时的执著和慧眼，就没有后来启先生的成就。

启先生在到辅仁之前，虽从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先生系统地学习过绘画与古文，打下了坚实的学、艺根底，但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在老校长的亲自指导下开始的。老校长循循善诱、因人施教地教导启先生：学术研究一定要从自己最有兴趣、最有积累、最有感觉的方面入手；而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竭泽而渔”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作到心中有数。根据老校长的教诲，启先生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他最擅长的有关书法碑帖的《急就章传本考》。而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老校长还给予启先生很多具体的指导，如建议他应先从辨明“急就”和“章草”的关系入手。之后启先生又陆续写下《平复帖说并释文》、《兰亭帖考》、《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等论文。启先生另一擅长的领域是以书画鉴定为主的文物鉴定，并曾任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鉴定书画二三例》、《书画鉴定三议》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启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主要从事古典文学和文献学的教学，故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过

很多“诗学”、“红学”、“敦煌学”及古代诗文研究的论文和专著。

纵观启先生的治学，主要有两方面特点。

一是广博与融通。启先生的学问是很难用现代学科的分类来定义和限制的。他精通文学中的诗学、文章之学、红学，语言学中的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中的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学，考据学中的书画鉴定学，还精通史学、佛学、民俗学、艺术史学等。他也常以“杂家”自诩。正因为博洽，所以他能将很多不同的、但又相关的学科融通在一起加以研究，绝非死守一经者所能。这种融通不仅能涉及到很多边缘的、交叉的、甚至是很多人不能问津或不敢问津的、尽乎成为“绝学”的领域；而且也使他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更加开阔丰富，使学术研究艺术化，艺术研究学术化。就前者而言，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启先生虽没有大部头的文学史巨著，但他谙熟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及变迁，能在敦煌变文的整理与研究中取得突出的成就；能结合自己对清代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的深入了解为《红楼梦》作注；能对现代几乎成为绝学的“八股文”经行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在文献学领域的研究中，他能将版本目录学与古代、特别是清代的学术史研究打通，开设相关的课程。至于对“戾家”、“款头”、“岔曲”等犄角旮旯的研究，更非一般人可及。就后者而言，他在文字学研究领域中，能将属于传统语言学的文字研究和属于艺术学的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写出《古代字体研究》这样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并能以诗歌形式写下《论书绝句》一百首及很多具有美文性质的碑帖题跋，直接体现了学术化和艺术化的结合。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资善贾；又云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启先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正缘于此。

二是新颖与深刻。因为有“博观厚积”的学养，故启先生常能发前人所未发，道前人所难道，得出很多新颖而深刻的观点结论。读启先生的论文绝对不必担心他的观点是否会与前人相重，因为他的观点都是在“博观厚积”的基础上独创的“约取薄发”，充满了智慧。如对古典诗词格律的研究，特别是对平仄规律的研究，前人的著作可谓多矣、繁矣。但启先生能以最简单、最直观的“竹竿说”将这些学说“一网打尽”，且能将这一理论的运用扩展到其他文体，甚至是散文中。《过秦论》谁都读过，但谁能像启先生一样，发现其语词的安排居然也考虑到平仄的要求？又如对清代韵文的研究，启先生大胆地提出《子弟书》是可以和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相媲美的“一绝”，并对此作出深刻地论述。再如在书法研究中，他根据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大力地提倡破除迷信。在书画鉴定中他不但提倡要靠眼力，而且提倡要靠学

力，并经常能借助广博的文献知识、历史知识解决一般鉴定家所解决不了的难题，《平复帖说及释文》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启先生也能以别具只眼的智慧加以判断和解释，如《苏诗中两疑字》就是典型之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的这套老一辈学者的文集，主要以学术论文为主，故启先生的很多别类文章这里就不能都选了。而已单独成书的专著，如《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论书绝句》等也因篇幅所限，只好割爱。好在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启功全集》即将全部面世，读者如有兴趣，不妨通过《启功全集》对启先生作更全面的解读。本书所选的文章皆出自中华书局版的《启功丛稿》，并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启功全集·论文卷》中作了一些补充，编排时恕不一一列明。而所选的文章仅是启先生博大精深学术成果的一小部分，读者如果能尝一脔而知鼎镬之味，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文，则此书幸甚。

赵仁珪

2011年5月于北师大土水斋

目 录

《急就篇》传本考 /1

《平复帖》说并释文 /18

《兰亭帖》考 /22

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 /34

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 /42

山水画南北宗说辨 /49

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 /60

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 /72

谈诗书画的关系 /80

南朝诗中的次韵问题 /87

读《红楼梦》札记 /92

《红楼梦注释》序

——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合编本作 /106

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 /112

说八股 /126

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 /163

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 /169

书法入门二讲 /175

鉴定书画二三例 /193

书画鉴定三议 /198

池塘春草、敕勒牛羊 /204

也谈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诗 /207

“太白仙诗”辨伪 /210

款头诗 /214

- 苏诗中两疑字 /216
- 坡词曲解 /218
- 斜阳暮 /220
- 望江南 /223
- 一字之贬 /225
- 《岔曲集》跋 /228
- 标点本《喻林》序
——兼论校点古籍的一些问题 /229
- 读《论语》献疑 /234
- 《文史典籍整理》课程导言 /248
- 谈清代改译少数民族姓名事 /259
- 敦煌俗文学作品叙录 /262
- 附1：启功先生生平及学术研究简谱 /282
- 附2：书中所涉图片 /284

《急就篇》传本考

一 绪 论

古小学书，如《苍颉》、《爰历》、《博学》、《凡将》诸篇，皆已散失，惟史游《急就》至今尚存。《汉志》曰：“《急就》一篇。”又曰：“史游作《急就篇》。”《四库提要》据夏侯湛《抵疑》及《北齐书》之语，谓或有篇字，或无篇字，初无一定。又据《隋志》及《魏书》所称《急就章》（见图1），谓改篇为章在魏以后，其说是也。《魏书》三十五《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又云：“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可知指全篇者称篇，指裁割者称章。后世不知其别，误以章代称篇耳。所谓改篇为章，谓其名称，非谓裁篇成章也。拙撰此文，于篇字章字，亦随分称之，而不拘泥焉。其书《汉志》谓皆苍颉正字，晁公武谓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者。后世所见，多为章草写本，于是原本字体，为隶为草，遂滋聚讼。

王愔曰：“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而粗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见张怀瓘《书断》上。一似史游为作草书始撰此文，怀瓘复执其说，谓史游即章草之祖。惟苍颉正字，当非简堕之体，而纵任奔逸，岂可以教童蒙。且篇中明言“用日约少诚快意”，可见急就之义，犹今言速成。颜注学童急当就此奇好之觚，及晁氏所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诸说，尚失命篇之旨，况指为书写之迅疾乎？此情理之未安者。至其言汉人草书之情状，则确切不移也。

《玉海·急就篇》罗愿跋谓：“游当孝元时，去李斯等已远，独能取《苍颉篇》中正字，类而韵之，使操觚小童，不随俗迷误。自东汉杜度、张芝善稿法，始用以写此章，号为章草，说者因谓草书起于游，盖不察作书之意。”后署淳熙十年。其说虽较密，顾南宋去汉已远，杜、张始用草体以写《急就》，未之前闻。张芝残字，无论真贋，黄伯思《东观馀论》尚一称之；杜度所写，诸家著录从无及之者。盖王愔尝言：“杜度善草书，见称于章帝，诏使草书章奏，张芝喜而学焉。”亦见《书断》。乃论章草名

称之源，非谓杜、张始写此篇也。所疑固近理，所断则终嫌无据。

近世西陲出土汉人木简，其中《急就》诸简，皆是隶书。然此数简，固难概当时众本，不得谓汉人写《急就》绝无草书者，但足证汉有隶书之本而已。余妄度之，汉人所传，或有二种，隶书本所以便童蒙之诵习，草书本则兼资以识草体。抑或有人欲集草字于一编，藉《急就》之文，以为贯索，惟亦不出两汉之世。不然后世遂写，何以必作汉时解散隶体之章草，而罕作上下牵连之今草乎？

近世西域出土晋时文书残纸，中有《急就》一纸，正面竖直行栏，栏内书《急就》首章，隶书草书各四行，见日本出版之《西域出土之木简及残纸》一书。可见二体并列之本，晋时已有。

唐时日本僧空海尝以今草写《急就》，墨迹尚存。观其写孙过庭《书谱》，草法字样，与孙氏原本迥不相侔，乃知《急就》之作今草，亦非有所受，盖但凭己意录文。《急就》之今草写本，世传只此一卷而已。至于真书写本，近有吐鲁番出土高昌人写本残纸数片有注，盖北朝人旧注本，今藏新疆省博物馆，尚未发表。今日所见，全文唯颜师古注本。颜注自称旧得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本，备加详核，足以审定。是颜注正文，直四家草书本之综合释文耳。夫皇、钟、卫、王，书家也，其写此篇，未必用以诵习，殆亦以其为草字之渊藪而书之，如后世习书，以今草写《千字文》、《礼部韵》之意也。然则史游之书，不随《爰历》、《凡将》俱亡者，正赖书家习草，为之传写。王愔、张怀瓘之误以撰文及创作草书并为一谈者，殆由只见草书之本耳。

今世所传，以章草写本为最多，故校订所资，自以章草本为用最巨。其本来源既古，居今视之，其用有二：一以考证汉人小学之书，一以研究书体沿革。盖书契以来，古今数变，隶草之间，其变尤剧。赵壹所诋，“删繁省难，损复为单”者，正草书之特点。简堕俗中，视为至便，无待劝勉，而风行无碍者也。况夫后世今草，又复渊源于此。藉使汉人隶书之本，一旦尽出，考订《急就》文词者，不复借重章草之本，而研究字体者，犹将有所取镜也。

至于章草得名之由，亦有数说。章帝所作之说，固最无稽，起于写《急就章》及通于章奏二说，古今学者多所辩驳。究以何说为长，则更仆不能终，又非蒙撰此篇之旨，容别论列。总之汉人于粗书之字，但称稿书、草书，其加章字，必在今草既行之后，为其足以取别于今草，故至今犹沿用之。拙撰《古代字体论稿》中曾详论之，可互证。

余尝搜求众本，兼考旧说，见昔贤所校，往往但据一二古本，遽加论

定。王静安先生《校松江本急就篇》刊入《观堂集林》者，据旧本十二种，勘对最详。惟写以真书，于草字使转，不能见其异同，而前贤释文歧互处，亦未尽收取而付折中，盖体例不同也。窃不自揣，尝搜隶章真草若干本，为合校本一卷，因于诸本存佚真伪，略有考索，撰为此篇，以就正方闻。海内藏家，倘有古摹善本，惠示以为校订之资，则不啻百朋之锡矣。

二 已佚古本

《急就篇》历代传写，非但字有异同，章数且屡见增益。今存最古之本，如汉人隶书残简，及宋人所传皇象章草本，皆三十一章。颜师古注本三十二章，于第七章后多出一章。观其自序所言，盖尝遍考众本，并不专依一家。空海今草写本其尾止于三十三章，冯汉强作晋强。观堂校记以崔浩作代强之例推之，谓其源出晋人是也。惟称其临晋人本，则未有确据。《玉海》所刊宋太宗本及所引黄山谷本，则三十四章，其末二章王应麟补注以为后汉时人所续。观堂校记依其“饮马漳邺及清河”、“辽东滨西上平冈”及“汉土兴隆中国康”诸语考之，谓在魏武平冀州、破乌桓之后，而魏代汉以前。又以宋太宗本既出于钟繇本，则二章当即繇所续。其说至确。今传诸本，大抵不出此四类，而其中章草所写者，仅存叶石林刻皇象本一种。至元明以来书家传摹之章草本亦莫非三十一章，殆皆同出一源者。

若夫史游原本，是否即三十一章，殊费讨论。盖《急就》之文，例多偶句，两章交替处，亦必隔章呼应，颜注所谓“前之卒章与后句相蹶”者也。惟三十一章之本，其第六章末“耿潘扈”三字，畸零无偶，最为可疑。颜注本及宋太宗本多“焦灭胡”一章，末有“续增纪”、“遗失馀”之语，则又明言为增补者。观堂以为颜本此章，取诸钟本，续增亦出后汉人手，其说近之。又谓：“汉残简铜钟一章上署第十二，知史游原本固无此章。”复申之曰：“西汉时本无此章。”是初今出汉简即史游原本，已颇可商。至云：“耿潘扈三字虽系单句，然扈字独与上奴、奢、都、胡等字为韵，是三十一章，并无缺佚。”其说殊牵强，不敢苟同矣。

句法有呼无应，《急就》全篇绝无其例。谓原本如此，尤觉未愜。自元帝至献帝，二百六十馀年，中经丧乱，旧籍未必毫无残佚。况补者明言“遗失馀”，藉补章出后汉人手，是当时已知其遗失，故为补之。安有千载

之下，翻能断其无缺乎！观堂所以误加判断者，盖由过尊所见汉简，以为即西汉时史游原本。夫同属汉简，写时亦有先后之分。所见数简，诘知其非原本已残之后，补本未出之前所书者乎？以其少一章，正可见写时之晚也。是以谓“焦灭胡”章诸字非原本则可，因其字为续补，而谓原本此处并无残缺，则不可也。今观皇象本之缺一章，足征章草本最初之源，当在后汉人未补以前，则亦仅亚于今出之汉简而已。

章草本，自汉至宋，诸家所写，皇象本外，皆不复存。其见于记载者，约有十家，今撮记之，以见古本亡失之众，而幸存者之可珍。且冀其有为故家秘藏者，万一一见焉。

（一）崔瑗 张丑《清河书画舫》引《悦生别录》：“法书中有崔瑗临史游《急就章》，前称似道留心书画，家藏名迹，多至千卷。其宣和、绍兴秘府故物，往往乞请得之。今除烜赫名迹，载悦生古迹记者不录，第录其稍隐者著于篇。”见辰集“释贯休”条。可见别录所载原多隐僻之物，此外未见著录者。

（二）张芝 黄伯思《跋章草急就补亡后》云：“今所传惟张芝、索靖二家为真，皆章草书，而伯英本只有凤爵鸿鹄等数行。”见《东观馀论》卷十。然则其本在宋仅存中间数行，定为伯英真迹，不知何据。

（三）钟繇 颜注序称“旧得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本，备加详核”。知其本至唐尚在。《玉海》宋太宗本，首引《实录》云：“先是下诏求先贤墨迹，有以钟繇书《急就章》为献，字多踳驳。”夫字既踳驳，则与详核有异，盖已非颜氏所见之本矣。

（四）索靖 索靖写本宋人屡称之，《宣和书谱》卷十四载其目，曰“晋索靖《急就章》”。《东观馀论》卷十，《跋章草急就补亡后》云：“靖所书乃有三之二，其阙者，自毋纒而下，才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盖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韵笔势，古风宛然。”按摹而弗填者，言其出于摹写，非双钩廓填者，故笔势得神也。又同卷《跋索靖章草后》云：“索将军章草，下笔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仪》、《急就篇》，此著名书也。”叶梦得《跋索靖章草急就篇》云：“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阙七百五十九字，余闻世有此唐人硬黄临本旧矣。绍兴甲子，偶得故秘书郎黄长睿双钩所摹于福唐，不可无传于世。闽无美石，乃使以板刻之，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附载于《东观馀论》卷十。叶氏既刻皇象本，复刻索靖本，而不言其文有异同，则索本殆亦三十一章之本也。其木刻拓本，世久无传。嘉庆初孙星衍忽得一石刻拓本，有绍圣三年摹勒之款，据之以撰考异，号为索本。余考其帖既非宋刻，而所刻者亦非索本，另章论

之，而索本终不复传。

(五) 卫夫人 见颜注序中，其后不见著录。

(六) 王羲之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臣昔于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一卷，澄云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馀首，皆作今体，惟《急就章》二卷，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隐居未得目睹真迹，故疑其不存，颜注称之，知至唐尚在。

(七) 萧子云 张丑《清河书画舫》子集“曹弗兴”条，载周密《云烟过眼录·兰坡赵都丞与懃所藏书画目》，张氏以刻本例阙，故详录之。其中有萧子云《急就章》，此外不见著录。姑不论其果否子云真迹，以其为宋人传宝之本，苟存于今，亦有足贵矣。

(八) 崔浩 史称崔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见《魏书》卷二十五本传。夫百数之本，不为不多，唐宋之世，已无人见之者，盖当时即多遭割缀矣。至其所书为真为草，史文不明。考浩父玄伯传云：“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模楷。”又云：“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见《魏书》卷二十四。夫钟卫之体，仅谌与玄伯各自取法，而索靖之草，则两家子孙所共传，故著其世次，以明不替。“浩书体势及其先人”，盖谓索靖草法也。

(九) 陆柬之 《宣和书谱》卷八：“唐陆柬之草书《急就章》。”

(十) 宋太宗 《玉海》刊王应麟补注本前录宋太宗御书本，首引《太宗实录》云：“端拱二年七月丙戌，以御书《急就章》藏于秘阁。帝留心字学，先是下诏求先贤墨迹，有以钟繇书《急就章》为献，字多踳驳，上亲草书一本，仍刻石分赐近臣。宋惟干献《御书急就章赋》，以一轴赐之。”篇末罗愿跋云：“至道中，太宗皇帝尝亲书此篇。天水赵公汝谊，欲是正传广之，乃录至道御书三十四章，登于卷首云。”罗氏所跋，乃赵汝谊传刻之颜注本，王氏据之而为补注，则以真书录太宗草书者，盖在淳熙以前，补注仍登诸卷首，复自取他本以校之。惟秘阁入藏，已在端拱。罗跋谓亲书在至道中，如非罗氏误记，则太宗必曾一再书之。石刻拓本，当日但赐近臣，流传已鲜，今并墨迹，遂皆不存。于是三十四章之草书本，竟无一传焉。宋释文莹《玉壶野史》卷一：“钱昱，忠献王长子也。读书强记，尤善翰牍。太宗深爱之，以御书金花扇及行草写《急就章》赐之。”

则太宗又有行草写本也。标明行草，殆以别于章草耳。

罗跋尚有李焘所藏颜解本，黄庭坚手校本三十四章，当皆是真书所写。至其所称刘清之家本，及王应麟据校之朱文公刊于浙东本，今皆不传，亦不知其字为真为草也。

三 皇象本

皇象本首见于颜注序中，《宣和书谱》卷十三皇象条云：“今御府所藏章草书一：《急就章》。”米芾云：“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隶法，在故相张齐贤孙直清处。”见《书史》卷下。又曰：“皇象《急就》，唐摹奇绝，在故相张公齐贤孙名直清字汝钦处。”见《宝章待访录》。叶梦得曾以摹本勒石，明正统四年，吉水杨政得叶刻拓本覆刊之于松江，石在松江府学，世称松江本。叶跋云：“右章草《急就》二千二十三字，相传为皇象书，摹张邓公家本。此书规模简古，气象沈远，犹有蔡邕、钟繇用笔意，虽不可定为象书，决非近世所能伪为者。此书有颜师古注本尚在，乃相与参校，以正书并列中间，临榻转写多，不无失实。好事者能因其遗法，以意自求于刻画之外，庶几绝学可复续也。”末署“宣和二年上巳日，知颖昌军府事缙云叶梦得题”。邓公，张士逊也，此本是否即《书史》所记之本，固不可知，然今世所传宋刻皇本《急就章》，仅赖此石存其遗影矣。

惟杨氏刻本中缺五段，补以宋克写本，又散缺十八字。跋云：“余昔家居，见族伯颠道先生凡作诗文，多以章草书之。因问其字源，乃以《急就章》帖授与。惜前后缺落三百馀字，无别本仿补。他日仕游，博采善本完之，俾古帖复显于时，名教中美事也。比典松江刑狱，始获睹宋仲温之墨迹于翰林归省编修杨廷瑞处，字体略小，格法亦少变，而笔笔皆有古意。将欲摹附帖后，其书竟为好事者窃秘，盖亦不知余有斯帖然也。而福建前参政任公勉之，以摹仲温之本出示，遂临仿其缺者落者，以补其后。虽转摹再四，脱真者多，当点画波磔之间，梗概尚在。”按叶跋明著二千馀字，自是全篇，杨刻有缺文，盖所据者为残帖耳。

南宋刻《澄清堂帖》卷十一残本一册，明库装，商邱宋氏故物。继为固始张氏世守，余见之于镜菡榭中。卷内有宋人《急就章跋》十一段，而正文不存，其跋语似亦不止十一段。即此十一跋观之，帖中所刻《急就章》，即宋人所传之皇象本也。爰详录于后，以见皇本墨迹传授始末。